

中國古詩詞 融合 新媒體藝術

探尋詩仙李白內心世界



◆「李白」站在桃花潭前，空中浮現《贈汪倫》經典詩句。



◆燈光藝術裝置「劍舞」呈現人們對酒劍詩仙的浪漫想像。

身為「大唐第一偶像」，李白一生創作詩歌近千首，在詩歌的每一條賽道上都留下了獨特的烙印。「天生我材·李白」是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系列展首展，運用新媒體藝術化的表現形式，探索李白詩作的大千世界，多維度展現李白生命歷程的不同特點。觀眾們可以帶著疑問與謫仙人同道，再讀那些精妙絕倫的詩句，在展覽間探尋這位天縱之才酒百篇的秘密。展覽持續至2月29日。

展陳空間以實體藝術化場景為呈現形式，將中國傳統元素和符號貫穿全展，綜合運用可塑性高分子材料，通過現代藝術作品意象化亦幻亦實縹緲寫意的李白精神世界。展覽中共呈現李白及其他詩人的詩詞百餘首；原創音樂兩千餘秒，並在琵琶、古琴、古箏、簫等中國傳統樂器的編排中，加入電子合成器Lead、粒子等，將古典、未來、自然元素相融合，呈現一場穿越時空的多維度聽覺盛宴。

古詩詞蘊含着古人的悲歡離合、快意恩仇、百味人生，每一首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閃亮明珠。展覽負責人楊震介紹，為更好體現李白的一生，展覽創新研發互動體驗場景7處，「以體驗、交互和創意為出發點，以技術融合和文化創意為支撐，通過豐富的科技手段外化人文價值，從表層的感官體驗到深度哲理的沉浸式體驗。」

展現李白一生跌宕軌跡

展覽通過「詩海」「群星」「一生」「迴響」和



◆觀眾參觀「天生我材·李白」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展。



◆「天生我材·李白」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展現場。

國潮促傳統文化煥新 浪漫李白穿越時空

國潮風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相融合，是對傳統文化重新詮釋，也令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重煥生機，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深邃和與現代並存的魅力。展覽中有白髮老者駐足吟誦，也有幼稚園小朋友看圖猜詩，浪漫的李白是老少皆愛的跨時空偶像。

絕大多數時候，李白是一個始終在路上的旅人。前不久國漫《長安三萬里》爆火，把李白的內心世界刻畫得淋漓盡致，片尾的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更引發萬千網友感嘆。李白用一雙善於挖掘意趣與美的眼睛看世界，寥寥幾筆便留下萬朵錦繡。為了給觀眾呈現一個亦真亦幻的李白世界，展覽利用紙雕、陶瓷

工藝、藝術裝置打造立體效果，用浪漫設計致敬浪漫詩人，觀眾還可以借助互動裝置和李白「吟詩喝酒」，從詩詞當中感受新的力量。

展覽中的紙雕藝術還深入到李白的詩歌中。觀眾可從「兩小無嫌猜」中聽到童真的歡笑，預想到多年後離別的怨訴；可從「風去台空江自流」中看到鳳凰台的蕭索，領悟到榮華短暫的人間清醒。走近藝術品細聽，每幅作品配有隱約的氛圍聲音——李白與這信息量豐富繁茂的世界雙向奔赴，以華章紀念他不虛不枉的人間一遭。

剔透的材質切片以層疊藝術的形式堆造出20座世外山景，嘗試還原李白詩文中引人入勝的逍遙仙境。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以大開大合的筆法，記錄了一場美麗而悵然的夢境；《望廬山瀑布》則以雄奇的想像渲染了瀑布的壯闊；《送友人》中的青色與白色是經典的「李白色板」；《送孟浩然之廣陵》則展現了如同降維摺疊般的空間魔法。李白的仙境從不是寂靜無聲的，反而都有着創世造物者氣吞天地的大場面、大手筆，從而成就了他傳頌千古的詩句名篇。



◆「迴響」全息劇場採用真人實拍與全息投影。

現代人為何愛李白，是什麼構成了你心中的「李白」？是「謫仙人」的美譽，是「一斗詩百篇」的豪情，抑或是「繡口一吐，就半個盛唐」的雄渾筆力？正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舉行的「天生我材·李白」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系列展，希望通過現代藝術作品意象化李白的精神世界，展示「詩仙」的詩歌藝術魅力和文化意義，借助光影向觀眾回答「為什麼是李白」。觀眾在虛實之間穿梭，如臨盛唐那個優秀詩篇百花齊放的年代，沉浸中感受中國古代詩詞的深厚文化底蘊，在李白的詩意世界中，走進李白，致敬李白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
◆圖：主辦方提供



◆互動展項「對飲」：選擇一隻酒杯與鏡中「李白」碰杯，他會與你乘興聊上幾句。



▲▼燈光藝術裝置「對影成三人」：通過循環往復的旋轉，展現李白「無相親」「無情遊」的宿命。



▶展覽四周遍布LED屏幕，通過光影變幻，展示詩歌鼎盛盛唐時期。

他鄉

港珠澳大橋金巴上的龍年狂想

Happy Loong Year! 一切皆流，萬物常新！冷，金巴里真冷。早上七點，車窗外陰冷雨天，寒氣滲進車廂和座椅，蛇一樣從褲子鑽進外套裏，真的是不講武德，讓乘客瑟瑟發抖。我又一次拉緊外套繩子，用力抖一抖肩膀，向雙掌呵氣加摩擦，才感覺好一點。大自然的風雨聲，正在珠江口巡迴大合唱，車窗上水珠和霧氣擋着視線，用紙巾擦拭後又快速回歸，我只好模糊地遙望港珠澳大橋海上的晨風晨雨。

寫文章這天是年廿九，春節前最後一天工作。正好回大灣區體驗3小時生活圈，挑戰一天穿梭港珠澳三城市，白天兩會議加晚飯。路線由香港出發，從赤臘角隧道及港珠澳大橋到澳門半島早上一場，經友誼大橋、路氹填海區、橫琴口岸和洪鶴大橋抵達珠海金灣區下午一場，再原路返回至澳門半島晚飯，最後沿港珠澳大橋回香港。實踐證明，一天三城工作生活是可以的，一天折騰下來，最後一站已近晚上十一點。在北京生活習慣了，今天這旅程真不算事兒，文化和生活都是一種習慣，或至少是以習慣為前提。只是很久沒遇上降溫及濕冷下雨天，身體不太習慣。

比起我的想像，我的思想範圍要狹窄得多。感知濕冷，心觀大海，汝果欲學詩，工夫在詩外，

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，大海的意義也在大海之外。改變不了天氣，只能調整心態，我翻出手機，發春節祝福語，以祖傳文化，給「則」個世界送溫暖吧：日有熹，月有光，富且昌，壽而康，新春嘉平，長樂未央。——詩經《庭燎·小雅》。

古今結合，朋友圈再附上：龍行龕龕（龍騰四海）、前程朧朧（前途光明）、生活龕龕（年年有餘）、事業鏗鏘（氣勢磅礴）、健康開開（天天健康）、財運鏗鏘（日進斗金）。

甲辰龍年祝福語流行玩疊字，還有：龕龕龕龕（雙龍騰飛）、馬騰龕龕（眾馬奔騰）、百業龕龕（繁榮昌盛）、志氣龕龕（昂首向前）、功名均龕（譽滿乾坤）、智慧龕龕（洞察秋毫）、創新龕龕（引領潮流）、福祿龕龕（滿門喜慶）、德行龕龕（四海敬仰）、歲月龕龕（時光靜好）、人生龕龕（盡顯輝煌）等等。不一一展開解讀了，凡是可說的都可以說清楚，不能說的則必須保持沉默。道可道非常道，老子打破沉默，混沌被迫開竅，實在是迫不得已。不可說。

人生的很多爭論，幾乎都是語言的爭論。日常生活中，充斥着無窮的爭論，胡適所言世間爭論都是名詞之爭。維特根斯坦在其代表作《哲學研

究》中道出了爭論的根源：人們的思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「本質主義」傾向，即認為詞語背後有一個共同的本質，分歧在於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洞察了諸如「正義」「自由」這些概念的本質。

白馬非馬。大家表面上是爭論事情，實際上爭論的是描述事情的概念和定義。就如最近2月4日美斯（梅西）在港稱因腿傷沒上場比賽，究竟怎麼定義為之「傷」？你說你腿的肌肉傷了，但你嘴巴的肌肉沒傷吧？手的肌肉沒傷吧？已嚴重受傷到不能走幾步，向現場球迷揮揮手，講幾句解釋或道歉的話？球票回水「退款」怎樣定義？退多少？只退一半？只能安慰自己總比沒退好吧。魔術乃障眼法，全球全國全港網友的注意力不應被這怪異事件轉移，該放在更有建設性的地方。

「龍」的中英翻譯，究竟用loong（音譯）或dragon（西方一般指的是恐龍加小飛翼加噴火），哪個更接近描述原本所指的中華「龍」的概念，更具華夏原味兒？或延伸一下，講求多元文化多包容，loong和dragon兩個名詞都能用？「年」是年獸的意思疊加時間過了一年的意思，還有疊加更多定義嗎？「拜年」又是什麼意思？傳統文化常說的「歲」和「虛歲」又是怎麼定義？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」是什麼概念？將會在3月1日0時起「封



◆恭喜發財，一起接財神。（地點：澳門議事亭前地廣場）

關運行」又是什麼意思？等等。

以上這些例子確實挺有趣的，各種語言在文化交流和傳播中作為主要載體，具有各自「描述事情的概念和定義」的特性和語境。例如，中文是高語境（舉例言外之意），英文是低語境（舉例簡單直白），高語境與低語境並不是指分個高低，而是承載的信息量多少不一樣。篇幅有限，對這方面同樣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們，可以深入研究一下。

不要玩弄另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，尤其是不玩弄球迷內心深處的東西。

幽默不是一種心情，而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。

◆作者/圖片：梁家偉
文化和旅遊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